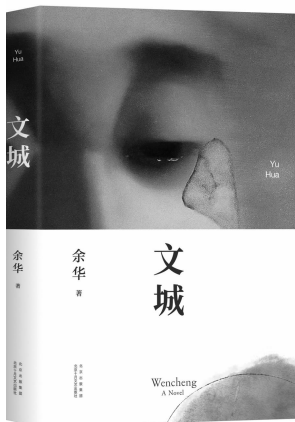


# 余华新作《文城》，不只是“南方往事”



《文城》  
余华著  
新经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3月

快报讯(记者 陈曦)在《第七天》问世8年后,余华的长篇新作《文城》终于揭开神秘面纱。作为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余华每一部新作面世,总会引发巨大的关注和无数的评判。上一部小说《第七天》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支持者看到了作家对现实苦难一如既往的关注,否定派则认为

为只是一部媚俗的“新闻烤串”。目前,《文城》已经开启全网预售,这部万众瞩目的新作能否满足万众期待,留待读者从作品中获取自己的答案。

余华迄今创作了6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其中《活着》是他最为人知的作品。从上世纪90年代张艺谋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到新一代流量小生易烱千玺写读后感,“随着福贵走在洒满盐的路上”,一代代读者,不分老幼,不分城乡,一遍遍读着余华的小说,从中感受活着的力量。每个读过福贵故事的人都相信,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新作《文城》继续在人生、命运、时代等余华曾深刻挖掘的主题上求索,书写一个人在命运浪涛里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在溪镇人最初的印象里,林祥福是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哪怕后来成了万亩荡和木器社的主人,他身上的谦卑和沉默依旧没有变。他的过去和一座谜一样的城联系在了一起,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尽管同是书写命运,余华的作品之间却有很大不同。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血腥和暴力,后来的作品中,二者比重逐渐减少,温情与爱意转而增加。那时的余华常需要向读者解释,那个记录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而小说《文城》则将见证一个我们曾熟悉的余华的回归——那个采用底层视角、关注普通人“活着”的壮美故事、将历史和时代真正融入人物生活的余华。

这样的余华有着独特的文学力量,能够令自身经历截然不同的读者与他的文字产生情感上的相通与共鸣。因此,我们能与《活着》中的福贵一同感受他与命运最为感人的友情,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一同试图紧紧抓住黄酒猪肝这幸福的幻影。而在《文城》中,我们也将与故事中的各色人物一起,同无处可逃的命运决绝交锋。

余华的许多小说都在书写记忆,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在《文城》中,他将继续追寻一段被历史记忆封存时光,同时,他也将突破以往创作,把故事背景设定在前作少有着墨的年代,

上溯至《活着》之前那个更残酷的时代,清末民初。在那个年代,结束的尚未结束,开始的尚未开始。似乎专为与那时的残酷蛮荒相呼应,余华在讲述这段往事时,延续了民间叙事的风格,不动声色地融入魔幻色彩,从不同视角讲述了林祥福、纪小美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颠沛起伏,牵引出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

在这个故事里,余华写到了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纪小美与他笔下的任何一位女性相比,都更加复杂多面,柔软又坚硬,驯良却叛逆。她在命运推动下的每一次选择,她在那个慌乱时代的幸与不幸,都更加牵动读者心弦。

据出版方透露,小说原名《南方往事》,后更名为《文城》。余华曾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这一次,余华在《文城》中,不仅书写熟悉与亲切的南方小镇,还将笔触延伸至种着高粱玉米的黄河北边。“文城”究竟意指那个“心理的暗示”“想象的归宿”,还是那片相对遥远陌生的北方土地?一切谜底只能在小说中揭开。

## 新书推荐



2021年1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花局》  
王方晨

《花局》描写发生在所谓“花局”的令人啼笑皆非、匪夷所思的故事,故事背后却蕴含深意。在古局长的领导下,花局表面四平八稳、井井有条的工作中,却总是冒出看似寻常却难以解决的尴尬事,跳出处理不好日常事务的尴尬人。干部职工中有在每年一次的例行植树活动上坚决不配合工作的,有感恩于古局长而伺机助其延缓退休的,有到政府部门送一封信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有勤恳蹲点扶贫数载竟被遗忘的……其间,夹杂着电视台女记者的莫名其妙采访,一条狗视角下的怪异生活,还有花街神秘的天婆,以及古局长和天婆的花店缠绕纠结、欲说还休的关系……小说看似书写庸常生活,却是在对素材的提炼、加工和变形的基础上做了超现实的处理,赋予其象征意义和寓言性质,具有荒诞色彩。

# “鲁尔福三部曲”中文版首次完整问世

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的开山鼻祖,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苏珊·桑塔格等人都对其称赞有加。甚至,没有鲁尔福,或许就没有《百年孤独》!鲁尔福去世35周年之际,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囊括作家三部代表作品的“鲁尔福三部曲”:《燃烧的原野》《佩德罗·巴拉莫》和《金鸡》。

新版“鲁尔福三部曲”由知名翻译家及学者从西班牙语直译,包括最早译介鲁尔福的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南京大学教授屠孟超,以及知名青年译者张伟劫、金灿等,三部曲凝结了两代译者的智慧与心血,四十年的译介在鲁尔福作品中交汇与传承,完整传递着鲁尔福的文学魅力。三部曲均收录译者序言导读,译文精校、修订,书中附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长文序言、作家自述、鲁尔福基金会献词等珍贵内容。丛书封面独家采用鲁尔福私人摄影,展现作家眼中广袤而迷人的墨西哥大地,藏读两宜。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非常多作家的源头。一块著名的坟头,香火不灭。”苏童高度评价“《佩德罗·巴拉莫》是一座文学高峰,只能仰视和默默攀爬”。余华在读完鲁尔福的作品后感叹:“胡安·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和《燃烧的原野》的写作中,显示了写作永不结束的事实。”

鲁尔福的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观念”,试图模糊真实与想象的界限,让情节的延伸不受时间和空间、主观与客观的限制,使读者充分调动自己的判断力和想象力。同时,人物的生死开始变得模糊,苍茫大地上鬼魂昼行,常常出现“死人说话”的现象。对此,作家阎连科觉得:“胡安·鲁尔福把阴阳之间的界限彻底打破了,阴阳时空的转换是非常流畅的,没有隔膜感,在这点上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西游记》和《聊斋志异》。”

实际上,这来源于拉美大地独特的传说与信仰。阿兹特克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得不到宽恕,便难入天堂,只好在人间游荡,成为冤魂。墨西哥人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别于其他民族,他们不怕死人,每年都有亡灵节,让死人回到活着的亲人中来。

## 诗意展现对现代化的反思

鲁尔福善于以诗意而细腻的笔调展现残酷、绝望、孤独的美洲大地,同时通过独白、对话、追叙、意识流、暗示和隐喻,使小说犹如一块块看起来互不相关,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的画面镶嵌而成的画卷。

在这片干燥炎热的白土平原上,烈日将大地晒出沟壑。一座座被遗忘的破落小镇,青壮人口弃它而去,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妇女、小孩和老人,在孤独中等待老去和死亡。“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地方,连狗都死光了,这寂静都没有狗叫声相伴了。人去了那里,待到习惯了那里的大风,就只能听到这在万物的孤独中包含着的寂静了。”在这里,生是死的开始,死是生的希望。

将近百年过去,鲁尔福笔下的“卢维纳”并没有随着“现代化”消失,而是越来越多了。鲁尔福展现的,不仅仅是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乡土世界,更是对“现代化”的反思,在满是尘土、热浪和孤绝的文字里,呈现从贫瘠土壤中盛放的原始、丰饶而顽强的生命力。

## “魔幻现实主义”开山鼻祖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鲁尔福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锐意创新,直接促成了六十年代拉美“文学爆炸”的空前繁荣。鲁尔福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并称墨西哥文学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三驾马车”,虽然创作不多,但已足以成为二十世纪拉美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1917年,鲁尔福出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小镇。他做过会计、公务员、轮胎销售员,借着推销产品的机会走访墨西哥各地,在乡村中听老人们讲述最纯朴的故事。处女作刊发于自创杂志《美洲》,此后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并于1953年以《燃烧的原野》为题结集出版。《燃烧的原野》以十七个故事讲述龟裂大地上的苦难与抗争,酷热与荒凉,成为墨西哥现代文学的开创性作品之一。

两年后,鲁尔福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问世。通过一段寻找亡父的故事,鲁尔福徐徐展现了拉美这片鬼魅般的土地,迄今仍被认作“拉丁美洲文学的巅峰小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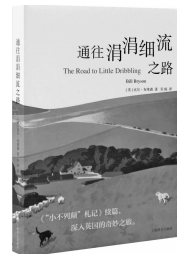
1956年,鲁尔福回到首都写作电影脚本,此后不久《金鸡》完成。《金鸡》于1964年拍成电影,由马尔克斯、富恩特斯联手改编。

1962年以后,鲁尔福几乎不再发表新作,他一直在墨西哥国立印第安研究所工作,直至1986年1月7日逝世。按照他的遗嘱,“葬礼要像我的一生那样简朴”。然而墨西哥文化界还是在国家艺术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 名副其实的作家之书

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先行者,对后代作家影响深远的胡安·鲁尔福,一生只留下篇幅极其有限的作品,却被众多作家奉为文学偶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勒克莱齐奥都热爱鲁尔福描写原野的笔触;余华、莫言、苏童都曾受到鲁尔福的深刻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深情回忆:“我能够背诵《佩德罗·巴拉莫》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坦言从鲁尔福的作品中“找到了继续写书而需寻找的道路”。

“文学爆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入中国,大批作家开始大量阅读拉美文学,借鉴创作。作家阿乙风趣地说:“胡安·鲁尔福是



2020年10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通往涓涓细流之路》  
比尔·布莱森

《“小不列颠”札记》出版二十年后,比尔·布莱森选择加入英国国籍,并以此为契机再度踏上一段全新的环岛之旅。这次他有意避开上一次全英旅行时走过的地点,而更关注那些从未踏足的去处,用新鲜的、不带偏见的眼光去观察岛国的点滴趣味,试图经由这条“布莱森线路”看到此地别样的风光。



2021年1月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与母亲未曾谈起的事》  
迈克尔·翁达杰

在读大学期间,迈克尔·菲尔盖特开始写一篇讲述自己遭遇继父虐待的文章,但差不多要等到十年后她才明白,自己真正想写的其实是这件事如何影响了她与母亲的关系。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多位作家支持,在社交媒体激起广泛回应。这个意外的反响激发了菲尔盖特组织出版此书的灵感。这本书的十五位作者中,有的与母亲关系疏远,有的则十分亲密。他们有的以第二人称隔空直言,有的以第三人称深情回忆,用优美的笔调、真诚的沟通、克制的叙述,以及对母亲毋庸置疑的爱,共同讲述这个复杂的命题。